

人物称谓在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中的 教学价值与应用探析

杜立红

摘要：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精心选编了多篇此类课文，引导学生感悟革命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由于这类课文的时代背景较为特殊，学生缺乏相关的生活经验，在学习时往往难以产生情感共鸣。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中的人物称谓具有丰富的内涵，教师若能以此为切入点，引导学生从人物称谓的细微变化中体会人物的情感变化，感知人物的鲜明形象，触摸伟大的革命精神，进而深入理解文章主旨，便能有效消解因时代隔阂造成的理解障碍，让革命精神得以自然传承。

关键词：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革命文化题材；人物称谓

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在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担负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使命。然而，由于时代变迁，学生在学习这类课文时，常出现认知固化、情感隔阂等问题，难以深入理解人物的精神内涵。因此，教师需要从细微处入手，搭建学生与革命人物之间的情感桥梁。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中的人物称谓变化不仅承载着特定的情感，还具有深刻的意蕴。教师应厘清人物称谓的教学价值，探究教学优化策

略，让革命文化教育在课文品读中无痕浸润。

一、人物称谓的类型与教学价值

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中的人物称谓是作者基于叙事需要、情感表达与主题深化所作出的精心设计。这类课文的人物称谓变化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文中人物之间的称谓变化，二是作者对文中人物的称谓升级，三是文中人物本身具有的多种称谓。其教学价值分别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作者简介：杜立红，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桂畔小学语文教师（佛山 528300）。

（一）文中人物之间的称谓变化：揭示人物情感变化

在文本中，人物之间的称谓常随着情节推进与情感变化发生微妙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人物心理的外化呈现，又是情感关系的显性表达。

其一，蕴含人物的多重情感。例如，在《小岛》中，将军看到士兵们长期以罐头为食时，喉咙哽了一下，说：“同志们……”停了一下，又说：“孩子们，我给大家分菜，每人一筷子。”从“同志们”到“孩子们”的称谓变化，体现了将军从军人身份到长辈角色的情感切换，既说明对士兵的尊重，又饱含父辈般的疼惜。又如，在《金色的鱼钩》中，当“我”执意要与老班长一起找食物时，老班长对“我”的称谓从日常亲昵的“小梁”变为“小梁同志”，体现了老班长对“我”既有关怀又有要求的深厚情谊。这种称谓的转换，正是人物在特定情境下多重情感交织的自然流露。

其二，暗含人物的复杂情感。人物称谓有时也会随着情节发展而变化。例如，在《十六年前的回忆》开篇，李大钊因忙于革命工作，以“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回应女儿的追问。这里的“小孩子家”带着一些斥责和敷衍的色彩。但当局势严峻，外面响起几声尖锐的枪声和一阵纷乱的喊叫声时，“我”在惊恐中询问“什么？爹！”，李大钊则是冷静安抚“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此时的“星儿”已是充满温情的昵称。而当李大钊被捕，面对怒气冲冲的法官时，他快速会意“我”的话语，回答“……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这里的“我的孩子”饱含着一个父亲在生死关头的无尽牵挂与坚定保护。这些称谓变化，恰是触摸李大钊内心情感的关键线索。

其三，饱含对人物的崇高敬意。称谓的变化体

现了情感的升华，是作者对人物品格和精神的认可。《军神》课后练习题引导学生关注沃克医生对刘伯承的称谓变化：“沃克医生是怎么发现刘伯承是军人的？后来为什么称他为‘军神’？”

当沃克医生初见刘伯承时，仅凭他面对如此严重的伤势依然从容镇定的举止，判断出他是一个军人。而在见证他不打麻药接受眼部手术的全过程中，沃克医生看到的不仅是军人的坚毅，更是一个普通人在极度痛苦中展现出的超凡意志。“紧紧抓住身下的白床单，手背青筋暴起”，“崭新的白床单居然被抓破了”，“脸色苍白”却“勉力一笑”的面容，这些细节让沃克医生从医者的专业视角，感受到刘伯承作为“人”的真实痛苦与作为“军神”的非凡品格。这种称谓的变化，体现出沃克医生对刘伯承从由衷敬佩到人格敬畏的情感变化轨迹。

（二）作者对文中人物的称谓升级：彰显人物精神境界

作者在使用人物称谓时，往往体现了其情感态度变化。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传承革命精神，而作者对文中人物称谓升级的过程，往往是革命精神逐步彰显的过程。

第一，体现革命精神的崇高。在《狼牙山五壮士》中，作者对主人公的称谓从开篇的“战士”逐步转变为“壮士”。在“接受任务”时，他们被称为“五个战士”；在“痛击敌人”之后，作者称他们为“五位战士”；而在“选择绝路”“顶峰歼敌”“英勇跳崖”部分，他们被称为“五位壮士”。从“五个战士”到“五位战士”，再到“五位壮士”，称谓变化极其微妙，彰显了作者对主人公革命气节的递进式礼赞，也是引领学生感知五位壮士崇高精神的有效突破口。

第二，展现革命精神的不朽。在《我的战友邱少云》中，作者对邱少云的称谓也发生了几次变化。

当“我”发现邱少云浑身火苗乱窜，被一整团烈火包围时，“我的心紧缩着，我担心这个年轻的战士会实在忍耐不住突然跳起来，或者突然叫出声来”。这里，作者称邱少云为“年轻的战士”。而当邱少云凭借坚定的信念坚持到牺牲时，作者写道：“这个伟大的战士，像千斤巨石，伏在那儿纹丝不动，直到牺牲前的最后一息，都没发出哪怕是极轻微的一声呻吟。”此时，作者对他的称谓升级为“伟大的战士”。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深切怀念：“我当时的感觉，仿佛邱少云同志并没有牺牲，他和我一起向敌人冲锋！”此时，作者使用的称谓不是“战士”“战友”而是“同志”，这一细微变化蕴含着深刻的精神认同，表达的不仅是对战友的怀念，更是对革命精神的尊崇与传承。

第三，呈现革命精神的不屈。在《梅兰芳蓄须》中，作者对梅兰芳的称谓发生了两次意味深长的变化。当梅兰芳被迫藏身租界，深夜紧闭门窗，在寓所中细声吟唱时，作者称他为坚守艺术追求的“艺术大师”；而在他屡次拒绝为日本人登台演出，在抗战胜利后主动重返舞台之际，作者称他为“艺术家”。这一称谓的变化，不仅体现了作者对梅兰芳艺术造诣的肯定，更彰显了其民族气节与精神风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不屈”。

（三）文中人物本身具备的多种称谓：塑造立体人物形象

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中的主人公往往拥有多重身份，也因此有着多种称谓。以这些称谓为切入点，不仅能帮助学生感知人物作为“革命者”的伟岸形象，还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些人物作为“人”的鲜活特质。

一方面，称谓反差让人物更显伟岸。在《手术台就是阵地》中，白求恩是共产国际派来援助的“大夫”，在形势越发危险的情况下，他完全有理

由撤离。但当师卫生部长让他离开阵地时，他说：“我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不是你们的客人。”“客人”“大夫”是客观身份，象征着白求恩作为国际友人被邀请支援的外在角色，而“八路军战士”则是他内心的自我认同，体现了超越国籍的共产主义信念。两种称谓体现出白求恩精神的超越性——将救死扶伤的医者使命与勇于担当的战士责任置于个人的生命之上。

在《清贫》中，方志敏自称为清贫、过着朴素生活的“革命者”，但在两个国军士兵口中，他是一个不可能没有钱的“当大官的人”。这一称谓的反差，不仅揭示了双方价值观的根本对立，更凸显了方志敏作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精神富足，使人物形象越发可敬。

另一方面，多种称谓让人物更加鲜活。在《青山处处埋忠骨》中，毛主席作为“革命领袖”，他的情感沉稳又克制。在得知爱子离世后，选择将他安葬在朝鲜。同时，他又是一位失去孩子的“父亲”。文中用了大量的语言、动作等细节描写，刻画出他作为一名普通父亲深埋心底的悲痛与不舍。“革命领袖”与“父亲”双重身份的交织，让毛主席的形象既伟岸又鲜活。

在《梅花魂》中，“我”回忆的既是那“慈祥的外祖父”，又是“一位身在异国的华侨老人”。前者承载着“我”童年的温暖回忆，后者则反映了外祖父对故土的深沉眷恋和对文化根脉的坚守。两种称谓交织出一个既有温情又饱含家国情怀的形象，让人物形象既亲切可感又意蕴深厚。

二、人物称谓在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中的教学应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中指出，“引导学

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通过整体感知、联想想象，感受文学语言和形象的独特魅力，获得个性化的审美体验”^[1]。语文是落实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程，在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然而，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中的英雄人物，常因时代背景的隔阂，在学生心中形成刻板印象。人物称谓作为文本中看似细微却意蕴丰富的语言细节，恰好能成为消除学生与文本隔阂的有效媒介。教师若能以人物称谓作为教学切入点，便可引领学生探究文本细节，生发独特感悟，触摸革命人物更为真实的一面。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教学实践。

（一）从称谓之变观人物内心

统编教科书中的革命传统类内容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们承担着落实语文要素的重任。在教学革命传统类内容时，要实现人文主题与语文要素的统一。^[2]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选编了《古诗三首》《青山处处埋忠骨》《军神》和《清贫》，其人文主题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语文要素是“通过课文中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

在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教学中，学生常因缺乏相关体验难以深入体会人物内心。人物称谓的变化，恰可作为体会人物内心的精准切入点。下面以《军神》的教学为例。

首先，梳理称谓变化轨迹。可让学生快速圈画沃克医生对刘伯承的三次称呼变化：初诊时的“病人”，确认身份后的“军人”，手术后的“军神”。

其次，探究称谓变化原因。可设问：“为什么沃克医生对刘伯承的称谓从‘病人’变成‘军神’？”要求学生画出体现沃克医生和刘伯承内心变化的动作、语言、神态描写的句子。

最后，为人物的内心世界补白。让学生对比沃

克医生的反应变化：从最初“冷冷地问”到“愣住了”，到“双手有些颤抖”，再到“吓了一跳”，最后“肃然起敬”。从而进行人物内心想象补白：“如果你是沃克医生，此时此刻你会想什么？”“如果你是刘伯承，你又会怎么想？”学生在交流过程中能自然体会到沃克医生与刘伯承的内心情感变化。凭借文中称谓的变化，学生读懂了沃克医生从冷漠到敬佩的心理转变，也读懂了刘伯承的责任与担当。

（二）以称谓之变析英雄形象

阅读教学时，教师要引导学生从文本事件和与之相关的人物当中见微知著，抽丝剥茧，从而精准把握人物的“角色形象”。^[3]

以《狼牙山五壮士》为例，作者对主人公的称谓经历了从“五个战士”到“五位战士”，再到“五位壮士”的微妙变化。教师在教学时，可以抓住人物称谓这条细线，将散落在文本各处的事件串联起来，引导学生在称谓的进阶中体会英雄形象的不不断升华。可引导学生制作“事件—形象”表，梳理课文中的事件，以及事件凸显的英雄形象。

“五个战士”的“个”是中性数量词。教师在教学时，可适时补充资料，出示葛振林的《视死如归壮军威——忆狼牙山之战》：“9月24日清晨，3500多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四面八方狼牙山包抄。”这是一场5个人对3500多名日军的“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通过这一数据对比，学生能直观感受到五人面临的极端险境。可即使如此，五人并没有胆怯，而是利用狼牙山的险要地形，把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下去。因此，在痛击敌人之后，作者称呼他们的量词变成含敬意的“位”，暗示作者心中的敬意，是对五人英勇作战的无声致敬。

值得品味的是，当战士们顺利完成掩护任务，

选择引敌上绝路时，作者对他们的称呼再次升级为“五位壮士”。这时，教师可以一个问题引发学生深入思考：“作者为何在此时就称他们为‘壮士’，而没有等到他们跳崖牺牲之后？”通过细读文本，学生会发现，五位战士在“选择绝路”的那一刻，已然决意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战友的安全，他们不是被动被逼至绝境，而是主动选择了这条不归路，彰显了五位壮士面对强敌时宁死不屈的气节与担当。从而明白真正的“壮”不在于结局的悲壮，而在于抉择的果敢。这种从履行任务的“战士”到坚守信仰的“壮士”的转变，使人物形象从英勇走向崇高。

（三）借称谓之变悟革命精神

革命文化教育需要在真实丰富的语言实践中进行，要让学生以语文的方式感知革命精神，弘扬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4]

在《青山处处埋忠骨》中，毛主席是失去爱子的“父亲”，也是“革命领袖”；在《我的战友邱少云》中，邱少云是“年轻的战士”，也是“伟大的战士”；在《手术台就是阵地》中，白求恩是“客人医生”，也是“八路军战士”；在《梅兰芳蓄须》中，梅兰芳是“艺术大师”，也是“艺术家”。这些称谓的变化都源于文中人物的抉择。教师在教此类课文时，可借由人物的称谓转变，探析变化背后人物作出的抉择。引导学生聚焦这些抉择时刻的语言、动作、心理或他人视角的描写，深入体会人物的价值判断，从而领悟革命精神并非抽象的口号，而是体现在关键时刻的取舍与坚守之中。

以《我的战友邱少云》教学为例，教师可设问：“从‘年轻的战士’到‘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经历了什么？”引导学生想象邱少云在烈火中煎熬的半个多钟头里所经历的身心考验，明白这半个

多钟头不仅是对他生理极限的挑战，更是对他革命信念的考验。让学生对比两处描写：“我担心这个年轻的战士会实在忍耐不住……”与“像千斤巨石，伏在那儿纹丝不动”，体会人物行为的张力。通过这一对比，学生能认识到革命英雄的伟大并非因为天生无畏，而是能以坚定的信仰压制本能的恐惧。正是在“小我”与“大我”的激烈抉择中，邱少云完成了从“年轻”到“伟大”的跃升。这样的教学，不仅让学生深刻体悟革命人物不朽的精神，还在他们心中悄然播下责任与担当的种子，让革命精神真正落地生根。

总之，在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的教学中，人物称谓具有多重教学价值，抓住人物称谓这一切入点，能引领学生突破时空限制，深入体会革命人物内心的情感温度，把握革命人物的形象厚度，体悟革命人物的精神高度，让革命文化教育真正入情、入理、入心。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26.
- [2] 陈先云. 对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革命文化内容的基本认识[J]. 课程·教材·教法，2023（3）：90.
- [3] 刘晶. 统编教材革命传统类课文编排特点与教学建议[J]. 语文建设，2021（10）：6.
- [4] 陈建先. 革命传统类课文“人物形象”教学的三个视角：以《十六年前的回忆》教学为例[J]. 语文建设，2021（10）：17.
- [5] 孙涵. 革命文化题材类课文教学的现实困境与策略探析[J]. 小学语文，2023（7）：45.

（责任编辑：邝逸宁）